兒女英雄傳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三十一回

新娘子悄驚鼠竊魂　憨老翁醉索魚鱗瓦

這回書一開場是位聽書的都要聽聽接住酒盃的這個人究竟是個甚麼人列公且慢方纔安公子摔那酒杯的時候旁邊還坐着活跳跳的一個何玉鳳一個張金鳳呢他兩個你一言我一語激出這等一場大沒意思來要坐在那裡一聲兒不言語只瞧熱鬧兒那就不是情理了讓說書的把這話補出來再講那個人是誰不遲却說他兩個見安公子喝乾了那杯酒說完了那段話負着氣賭着氣抓起那酒盃來向門外便摔心裡好不老大的慚惶後

惝慌得一齊站起身來只說得一句這是怎麼說四隻眼睛便一直的跟了那件東西向門外望着只見一個人從外面進來三步兩步搶上台堦兒慌忙把那件東西抱得緊緊的竟不曾摔在地下何小姐先說道阿彌陀佛彀了我的了這可實在難爲你張姑娘也道眞虧了你怎麼來的這麼巧等我好好兒的給你道個乏罷且住這個人倒底是誰呀看他姊妹兩個開口便道着個你字其爲在下的人可知既是個奴才强煞也不過算在主人眼頭裡當了個積伶差使不足爲奇不到得二位奶奶過意不去到如此況且何小姐自從作十三妹的時候直到如今又何

曾聽見過他婆婆媽媽兒的念過聲佛來有此時嚇得這等慌張的方纔好好兒的哄着人家飲酒取樂豈不是好這話不然這個理要分兩面講方纔他兩個在安公子跟前下那番勸勉是夫妻爾汝相規的勢分也因公子風流過甚他兩個期望過深纔用了個遣將不如激將的法子想把他歸入正路却斷料不到弄到如此旣弄到這裡了假如方纔那個瑪瑙盃竟摔在台階兒上鏘琅琅一聲粉碎星飛無論毀壞了這樁東西未免暴殄天物這席酒正是他三個新婚燕爾吉事有祥夫妻和合姊妹團聚的第一次歡場忽然弄出這等一個破敗決裂的兆頭來已經

大是沒趣了再加公子未曾揀那東西先賭着中舉中進士的這口氣說了那等一個不祥之誓請問發甲發科這件事可是先賭下誓後作得來的萬一事到臨期有個文齊福不至秀才康了想起今日這樁事來公子何以自處他兩個又何以處公子所以纔有那番惶恐無措無如公子的話已是說出口來了盃已是飛出門兒去了這個當兒忽然夢想不到來了這麽個人雙手給抱住了扣兒算解了場兒算圓了一欣一感有個不不禁不由替他念出聲佛來的嗎這正是他夫妻痛癢相關的性分說便這等說這個人到底是個誰呢是隨緣兒媳婦這隨緣兒媳婦

正是戴嬤嬤的女兒華嬤嬤的兒媳又派在這屋裡當差算一個外手裡的內造人兒今日爺奶奶家庭小宴他早就該在此伺候怎的此時倒從外來呢只因這天正是他家接續姑奶奶便是褚大娘子他婆媳兩個告假在家待客華嬤嬤又請了兩個親戚作陪客大家吃了早飯拿了副骨牌四家子頂牛兒晌午無事華嬤嬤惦着老爺太太不在家二位奶奶一定都同房歇歇兒便叫他進來看看燕北閒人借此便請他作了個無巧不成書原來那隨緣兒媳婦雖是自幼兒給何小姐作了鬟他却是個旗裝旗裝打扮的婦女走道兒却合那漢裝的探雁脖兒擺娜腰

兒低眼皮兒瞅脚尖兒走的走法不同走起來大半是揚着個臉兒拔着個胸脯兒挺着個腰板兒走況且他那時候正懷着三個來月的胎漸漸兒的顯了懷了更兼他身子輕俏手脚靈便聽得婆婆說了答應一聲便輿輿頭頭把個肚子腆得高高兒的兩隻三寸半的木頭底兒咭噔咯噔走了個飛快從外頭進了二門便遶着遊廊往這院裡來將進院門聽見大爺說話的聲氣像是生氣的樣子趕緊走到當院裡對着屋門往裡一看果見公子一臉惱容他便三步兩步搶上了台堦兒要想進屋裡看看是怎生一樁事不想將上得台堦兒但見個東西映着日光霞

光萬道瑞氣千條從門裡就沖着他懷裡飛了來了他一時躲不及兩隻手趕緊往懷裡一握却是怕碰了他的肚子傷了胎氣誰知兩手一握的這個當兒那件東西恰好不偏不正合在他肚子上無心中把件東西握住了握住了自已倒嚇了一跳連忙把在手裡一看敢則是書閣兒上擺的那個大瑪瑙盃裡面還有些殘酒他筲裡不知卯裡只道大爺吃醉了向他飛過一觴來叫他斟酒只得舉着那個酒盃送進屋裡來及至走到屋裡又見兩位奶奶見他一齊站起來說了那套話他一時更摸不着頭腦便笑嘻嘻的道請示二位奶奶再給爺滿滿的斟上這麼一

盅啊一句話倒把金玉兩個間的笑將起來却說安公子
原是個器宇不凡的佳子弟方纔聽了他姊妹那番話一
點便醒心裡早深以爲然只因話擠話一時臉上轉不開
纔賭氣摔那盃子及至摔出去早已自悔孟浪見隨緣兒
媳婦接住了正在出其不意及見他姊妹這一笑他便也
借此隨着哈哈笑道那可來不得了擱不住你再幫着你
二位奶奶灌我了快把他拿開罷因合他姊妹說道你們
的新令是行了我的輸酒也喝了只差這令不曾行到桐
卿跟前大約就行也不過申明前令咱們再喝兩盃到底
得上屋裡招呼招呼去金玉姊妹見他把方纔的話如響

過天空更不提起一字臉上依舊一團和容悅色二人心裡越發過意不去倒提起精神來殷殷勤勤陪他談笑了一陣吃完了酒收拾收拾三個人便到了上房恰值舅太太纔散牌在那裡洗手金玉姊妹便在上屋坐談叫人張羅伺候晚飯舅太太道今日是我的東兒不用你們張羅你們三個沒過十二天呢還家裡吃你們的去罷我這裡有吃的回來給你們送過去說話間舅太太親家太太洗完了手擺上飯來他兩個替舅太太張羅了一番纔同公子回房吃飯一時飯罷仍到上房看看點燈褚大姑奶奶早赴了席回來一應女眷都迎着說笑公子見這裡沒他

的事便出去應酬應酬泰山坐到起更又照料了各處門戶囑咐家人一番進來舅太太道你怎麼又來了倆外外姐纔叫他們招呼招呼褚大姑奶奶都家去了姑老爺姑太太不在家我今日就在上屋照應你們那邊我請親家太太先家去了還有跟我的人在那裡老華老戴我幾也叫來囑咐過了你們早些關門睡覺公子答應着纔回房來只見他姊妹兩個也是纔回家都在堂屋裡那張八仙桌子跟前坐着等丫頭舀水洗手公子便湊到一處坐下一時柳條兒端了洗手水來慌慌張張的問張姑娘道奶奶有甚麽止疼的藥沒有咱們內厨房的老尤擦刀來着

手上拉了個大口子龇牙裂嘴的嚷疼叫奴才合奶奶討點兒甚麼藥上上何小姐便問拉的重嗎他說挺長挺深的一個大口子長血直流的呢何小姐便叫戴嬤嬤道你叫人把我那個零星箱子搭來把那個藥匣子拿出來一時搭來拿鑰匙開開只見箱子裡面都是些大小匣子以至零碎包裹兒都有何小姐從一個匣子裡拿出一個瓶兒來倒了些紅面子藥交給戴嬤嬤道給他撒在傷口上裹好了立刻就止疼明日就好了隨即收了那藥便向花鈴兒說道你把這幾個匣子留在外頭罷花鈴兒答應着一面往外拿公子一眼看見裡面有一個黑皮子圓筒兒

因道那是個甚麼何小姐便拿過來遞給他看公子打開一瞧只見裡面是五寸來長一個鐵筒兒一頭兒鑄得嚴嚴的那頭兒却是五個眼兒都有黃豆來大小外面靠下半段有個鐵機子合張姑娘看了半日認不出是個甚麼用處來何小姐道這件東西叫作袖箭公子道這怎麼個射法呢他又從一個匣子裡找出個包兒來打開裡面包着三寸來長的一捆小箭兒那箭頭兒都是純鋼打就的就如一個四楞子錐子一般溜尖雪亮公子纔要上手去摸何小姐忙攔道別着手那箭頭兒上有毒便拈着箭桿下了五枝在那筒兒裡因說那箭的用法原來那袖箭一

筒可裝五枝先搬好機子下上箭一按那機子中間那枝就出去了那週圍四個箭筒兒的夾空裡還有四個漏子再搬好機子只一挽那四枝自然而然一枝跟一枝的漏到中間那個筒兒來可以接連不斷的射出去因此又叫作連珠箭當下何小姐說明這個原故又道這箭射得到七八十步遠合我那把刀那張彈弓都是我自幼兒跟着父親學會的那兩件東西我算都用着了只這袖箭我因他是個暗器傷人不會用過如今也算無用之物了說着纔要收起來公子道你把這個也留在外頭等閒了我弄幾枝沒頭兒的箭試試看何小姐便叫人關好箱子把那

袖箭隨手放在一個匣子裡都搬到東間去他三個人這裡因這一副袖箭便話裡引話把舊事重提張姑娘便提起能仁寺的事怎的無限驚沁何小姐便提起青雲山的事怎的不堪回首安公子便提起了黑風崗怎的絕處逢生因說道彼時斷想不到今日之下你我三個人在這裡無事消閒挑燈夜話何小姐又提起他路上怎的夢見父母的前情張姑娘又提起他前番怎的叩見公婆的禮節一時三個人倒像是堂頭大和尚重提作行腳時的風塵翰林學士回想作秀才時的况味真是一番清話天上人間自來寂寞恨更長歡娛嫌夜短那天早交二鼓鐘已打

過亥正華嬷嬷過來說道不早了交了二更這半天了南屋裡親家太太早睡下了舅太太纔打發人來問來着要不爺奶奶也早些歇着罷公子正談得高興便道早呢我們再坐坐兒華嬷嬷看了看他姊妹兩個也像不肯就睡的樣子無法只得且由他們談去書裡交代過的安老爺安太太是個勤儉家風每日清晨即起到晚便息怎的今日連他姊妹兩個都有些流連長夜不循常度起來這其間有個原故只因何玉鳳張金鳳彼此性情相照患難相扶那種你憐我愛的光景不同尋常姊妹何玉鳳又是個瀾落大方不爲世態所拘的見公子不會守得那書生不

離學房的常規倒苦苦拘定這新郎不離洞房的俗論他心下便覺得在這個妹子跟前有些過意不去這日早上便推說是晚間要換換衣裳那邊新房裡一通連沒個迴避的地方不大方便囑咐張姑娘晚間請公子在西間去談談就便在那邊安歇是個周旋妹子的意思張金鳳却又是個幽嫻貞靜不爲私情所累的想到春蘭秋菊因時盛採擷誰先占一籌這兩句詩覺得自已齊眉舉案已經一年了何小姐正當新燕恰來小桃初卸怎好叫郎君冷落了他心裡同一過意不去便有些不肯却是個體諒姐姐的意思偏偏兩個人這番揖讓雍容的時候又正值公

子在坐在公子是左之右之無不宜之覺得金鐘大鏞在東序也可珊瑚玉樹交枝柯亦無不可初無成見這可是晌午酒席以前的話不想晌午彼此有了那點痕跡此時三個人心裡總憑空添出許多事由兒來了張姑娘想道是天呢却不早了此時我要讓他早些兒歇着罷他有姐姐早間那句話在肚子裡儼然如東風吹楊柳順着風兒就飄到西頭兒來了可不像為晌午那個岔兒叫他冷淡了姐姐待說不讓他過來又好像我拒絕了他這是張金鳳心裡的話何小姐想道是我向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早間旣有那等一句話此時再沒個說了不算的理只不

合晌午多了那麼一層我此時要讓他安歇自然得讓他過妹子那邊去這不顯得我有意遠他麽設或妹子一個不肯推讓起來他便是水向東流西邊遶個灣兒又流過來了我又怎生對的住妹子這是何玉鳳心裡的話兩個人都是好意不想這番好意把個可左可右的安公子此時倒弄到左右不知所可正應了句外話叫作綿襖改被窩兩頭兒占不過來了因此上三個人肚子裡只管纏成一團絲瞞裡可咳不破這個豆兒三下裡一撐把天下通行吹燈睡覺的一樁尋常事一爲難給擱在公中就在那可西可東的一間堂屋裡坐下長篇大論擊夜價攀談起

來了然則公子這日究竟吾誰適從呢這是人家閨房瑣事閨房之中甚於畫眉那著書的既不曾秉筆直書我說書的便無從懸空武斷只好作爲千古疑案只就他夫妻三個這番外面情形講此後自然該益發合成一片性情加上幾分伉儷把午間那番釜盂相擊化得水乳無痕這纔成就得安老爺家庭之慶安公子閨房之福這是天理人情上信得及的當晚無話却說次日午後安太太便先回來大家接着寒温起居了一番安太太也謝了舅太太親家太太的在家照料又向褚大娘子道了不安少停安老爺也就回來歇息了片刻便問鄧九太爺回來不曾說

看看回來了請進來坐褚大娘子忙道二叔罷了罷他老人家回來却有會子了我看那樣子又有點喝過去了還說等二叔回來再喝呢此時大約也好睡了再要一請這一高興今日還想散悶再者女婿今日也沒回來倒讓他老人家早些睡罷安老爺聽了也便中止不一時大家便分投安置不提却說這日何小姐因公子不在這邊房裡便換了換衣裳熄燈就寢原來一向因那新房是一通連的戴嬤嬤同花鈴兒都在堂屋裡後一搭睡姑娘是省事慣的這晚也不用人陪伴一個人上牀一覺好睡直睡到三更醒來因要下地小解便披上斗篷就睡鞋上套了雙

鞋下來將完了再只聽得院子裡吧喳一聲像從高處落下一塊瓦來那聲音不像從房簷脫落下來的竟像特特的扔在當院裡試個動靜的一般他心下想道作怪這聲响定有些原故便躡足潛踪的閃在屋門槅扇後面靜靜兒的聽着隔了半盞茶時只見靠東這扇牕戶上有豆兒大的一點火光兒一幌早燒了個小窟窿插進枝香來一時便覺那香的氣味有些鑽鼻刺腦請教一個曾經滄海的十三妹這些個頑意兒可有個不在行的他早暗暗的說了句不好先奔到桌兒邊摸着昨日那個栗匣子取出一件東西便含在口裡你道他含的是件甚的東西原來

是塊龍亶石怎的叫作龍亶石大凡是個虎胸前便有一塊骨頭形如乙字叫作虎威佩在身上專能避一切邪物是個龍胸前也有一塊骨頭狀如石卵叫作龍亶含在口裡專能避一切邪氣不必講方纔插進窻戶來的這枝香是枝薰香凡是要使薰香自已先得備下這樁東西不然那不自已先吧自已薰背了氣了嗎這是姑娘當日的一樁隨身法寶沒想到作新媳婦會用着了話休煩瑣却說何小姐含了那塊龍亶石聽了聽窻外沒些聲息便輕輕的上了牀先把那香頭兒捻滅了想道這毛賊要這等作起來倒不可不防只是我這一叫喊不但被這厮看着膽

怯前面走更的一時也聽不見倒難保驚了公婆偏我那把刀因公公道是新房不好懸掛不在跟前那彈弓雖在手下却又一時尋不及那彈子這便怎樣正在爲難忽然想起昨日看的那副袖箭正下了五枝箭在裡頭便暗地裡摸住手裡依然隱在屋門槅扇邊看着一時早見堂屋裡靠西邊那扇大槅扇上水濕了一大片他便輕輕的出了東間屋門躲在堂屋裡東邊這扇槅扇邊看那個賊待要怎的纔隱住身子只見那水濕的地方從窗欞兒裡伸進一隻手來先摸了摸那橫門又摸了摸那上門的鐵環子便把手掣回去送進一根帶着鉤子的雙股兒繩子來

只見他用鈎子先把那橫門搭住又把繩子的那頭兒拴在窗櫺兒上然後纔用手從那鐵環子裡褪那橫門褪了半日竟被他把那頭兒從環子裡褪出來那門只在那繩子的鈎兒上鈎着何小姐看了暗說有理他褪下那頭兒來一定還要褪這頭兒好用兩根繩子輕輕兒的繫下來放在平地免得响動好笨賊你這個主意可拙了說着果聽得槅扇外邊脚步聲音慢慢的溜過東邊來他便順着槅扇裡邊也慢慢的溜到西邊兒去隨卽閃着身子從那洞兒裡往外一看見那天一天雪意陰得雲濃霧鎖月暗星迷且喜是月半天氣還辨得出影向來望了半日只望

不見撥門的那個倒看見廚門那裡蹲着一個往後夾道去的角門跟前蹲着一個在那裡把風對面南房上又站着一個壯大黑粗的大漢腰裡掖着一把明晃晃的順刀已經把房上的瓦揭起一硌來放在身旁手裡還招着兩三片瓦在那裡瞭望靠東墻却早撥了一扇門立在墻跟前何小姐暗道要不先把房上的這個東西弄住他怎得歇手隨又想道且慢只要驚走他也就罷了說着又見靠東槅扇上也陰濕了果然照前一樣的送進一根帶鈎子的繩兒來想要鈎住東頭兒的門何小姐趁他不繩子的時節暗暗的早把這頭兒橫門依然套進那環子去抱那

搭門的鈎子給他脫落出來㕥隱身進了西間聽了聽安公子合張姑娘在臥房裡正睡得安穩南牀上的華嬤嬤合柳條兒已是受了那屋裡些薰香氣息酣睡沉沉他便假裝打了個呵欠門外那個賊一聽倒是一驚暗道怎的薰香點了這半日還有人醒着忙的他把個繩頭兒不曾拴好一失手連鈎子掉在屋裡地下了他便想緊跑開躲着暗聽裡面的動靜你看這羣賊要果然得着這位姑娘些底裡就此時認些晦氣走了倒也未嘗不是知難而退不想他聽了屋裡一個呵欠之後鴉雀無聲只道又睡着了他從貪心裡又起了個飛智便想用西邊這根繩兒先

把這頭兒的門繫到地騰出繩兒來再繫東邊的那頭兒早又鶴行鴨步的奔到西邊兒去這個當兒何小姐早到了堂屋裡把他失手扔的那根繩子拿在手裡却貼着西邊第二扇槅扇蹲着看他怎的撒鼓搗却說那賊轉過來從窗櫺上解下那根繩待要往下繫那横門早覺得那繩子輕飄飄的脫了空他便悄悄的叽了一聲似乎覺得詫異想道莫不是方纔我忽忙裡不曾把那門閂得下來重新探進手來摸何小姐見這賊渾到如此却傴上他點氣兒來了便把那副袖箭放在地下把手裡那根繩子雙過來等賊的手探到鐵環子跟前猛可的從底下往他腕子

上一套揎住了只往下一扨又往後一彎乘勢就搭在那根横門上左三扣右三扣的把雙手反捆在門上還怕他掙開了繩頭兒又把西邊隔槅上那根空繩子解下來十字八道的背了幾個死扣兒自已却又拿起袖箭來躲在東邊去望着那賊的這雙手本是從靠西槅扇儘西的這個隔槅裡探進來纔彀得着那鐵環子經這往下一扨往後一彎一隻胳膊是滿記放在屋裡胸膜子是靠了西間金柱了待要伸左手來救那隻右手急切裡轉不過身來作賊的可沒個麼救人的他掙了兩掙不曾掙得動分毫便嘴裡打了個哨子哨那兩個把風的賊那兩個聽得哨

子喃只道是撥開門了這就可以下手偷了哈着腰兒就往這邊來何小姐從東邊的窗洞兒裡見這兩個也過來了心裡倒有些忐忑暗想照這等狗一般的賊就再多來幾個也不妨只是我如今非從前可比斷不好合他交手只管拴住了這個倒怕他一時急了豁一個跑三個傷了這個老實的那時倒是大未完這要不用倆敲山振虎的主意怎的是個了當想罷他隔着那窗洞兒往外望了望只見房上那個正斜簽着蹲在房簷邊目不轉睛的盼那三個開門呢他便把那袖箭從窗洞兒裡對了房上那賊看得較准把那跳機子只一按但聽喀吧一聲哧一箭早

釘在那賊的左胯上那賊冷不防着這一箭只疼得他咬着牙不敢則聲饒是那等不敢則聲也由不得嗳喲出來脚底下一個蹲不穩便咕嚕嚕從房上直滾下來咕咚跌在地下手裡的瓦一片聲响摔了一地這邊三個賊聽得一齊回頭看時見房上那個跌了下來一則怕跌壞了他二則怕驚醒了事主忙的顧不及合拴着的這個搭話便奔過去看那個只這一陣早驚醒了南屋裡的張太太問道僧兒响哪藍嫂你聽聽不是毛把瓦登下來了哇這邊拴着的聽了只乾着急苦挣不脫那兩個跑過去見跌下來的那個纔挣得起來都只坐在地下發怔他兩個也顧

不得南屋裡事主說話便把他揪起來攙着要想逃避不想那個的腿已經木的不知痛癢只覺箭眼裡如刀剜一般疼痛那兩個還只道他是跌了腿悄悄的說道你扎掙些溜到背靜地方躲一躲要緊這一陣賊喳早被何小姐聽見他便大聲的說道糊塗東西他腿上着着一枝梅針藥箭呢你叫他怎麼個扎掙法一句話嚇得那兩個顧不及那個帶傷的沒命的奔了墻邊立的那扇門去慌張張爬到墻上蹬的那瓦一片山响纔上房後脚一帶又把一溜簷瓦帶下來噼嚁嘩啦鬧了半院子鬧的大不成個樣子上着子的居面兩個上了房又怕自己再着上一箭爬過

房脊去纔縱身望嚮跳早見一個燈亮兒一閃有人喊道不好了房上有了人了你道這人是誰原來是張親家老爺他那晚睡到半夜忽然要出大恭開了門提了個百步燈出來纔繞到後邊聽得房上瓦响他把燈光兒一轉見兩個人爬過房來他就嚷起來把屎也嚇回去了這一嚷早驚動了外邊的人房上那兩個賊見不是路重新又爬過房脊來下了房發脚往遊廊門外就跑第一個先跑出來便藏在上房東鎖山門兒裡及至第二個跑出來二門上早燈籠火把進來了一羣人一個個手拿鈎桿子抬水的槓子圍上來這賊掣下腰裡的綳鞭纔要動手不防身

後一鉤桿子早被人胡擄住了按在那裡捆了起來這個當兒張進寶早提着根棒槌般粗細的馬鞭子吆吆喝喝進來先說道拿只管拿別傷他也別只顧大面兒上背靜地方兒要緊一句話那一個藏不住巴了巴頭兒見一院子的人他一扎頭順着廊簷就往西跑誰知東次間有個爐坑因天凉起來了趁老爺太太不在家燒了燒那地炕怕悶住炕氣厰着爐坑板兒呢那賊不知就裡一脚跐空了咕咚一聲掉下去了大家撓鉤繩索的揪上來又得了一個這一番吵嚷安老夫妻早驚醒了安老爺隔窗問道這光景是有了賊了你們只把他驚走了也罷何必定要

拿住他張進寶答道回老爺這賊鬧的不像一個倘手裡都有傢伙只這院子裡已經得着倆了敢怕還有呢安老爺聽見不止一個賊又手持器械也有些詫異只管詫異却依然守定了那傷人乎不問馬的聖訓只問了一聲可會傷着人絕口不問到失落東西不會這一句大家回道没傷人倆賊都捆上了安老爺便一面起來下牀穿衣只聽張進寶說道留倆人這院裡招護偺們分開從東西耳房兩路繞到後頭去小心有背旮旯子裡窩着的當下張老同了晉升戴勤一班人帶着人去查西路張進寶便同了華忠梁材帶人進了東遊廊門他一進門纔要問驚了

爺奶奶沒有一句話不曾說完燈光下只見當院裡地下躺着個人在那裡哼哼又一個正在那裡掏槅扇窗戶呢張進寶大喝道你這野穕種好大膽子見了人竟不跑還敢在這裡掏窗戶說着西路去的人也轉到這院裡來了繩子也來了大家一窩蜂上前有幾個早把當地那個捆上有幾個便奔了槅扇邊這個來拉住往台堦下就拉可耐拉了半日絲毫拉他不動張進寶怕驚了爺奶奶便叫華奶奶你同爺奶奶家人們都在這裡呢不用害怕華嬤嬤這個當兒醒雖醒了只答應不出來早聽何小姐在屋裡笑道我敢是有些害怕我怕你們拉不動這個賊他這

雙胳膊在橫門上捆着呢等開了門你們進來解罷開了半日衆人此刻纔得明白大家便先把那賊的左手左脚綁在一處那賊只剩得一條腿在那裡跳咯噔兒了按下門外的衆人不提話分兩頭却說屋裡的何小姐方纔見四個賊擒住了兩個那兩個纔辦條逃路又被外面一聲喊嚇回來了早料這一驚動了外面大衆那兩個也走不來他便安安詳詳的穿好了衣服先把嬤嬤了鬟們叫起了斷那香點得工夫不大隔的地方這一叫便都醒了只是慌作一團他又慮到怕公婆過來一面忙忙的漱口攏頭一面便叫華嬤嬤請公子合張姑娘起來幸喜那臥房

更是嚴密又放着帳子兩個都不曾受着那薰香氣息也因這個上頭悞了點兒事人家鬧了半夜他二位纔連影兒不知直等華嬤嬤隔着帳子把張姑娘叫醒了他聽說只嚇得渾身一個整顫兒連忙推醒了公子公子畢竟是個丈夫有些膽氣翻身起來在帳子裡穿好了衣服下了牀登上靴子穿上皮襖繫上搭包套上件馬褂兒又把衣裳掖起來帶好了帽子手裡提着嵌寶鑽花拖着七寸來長大紅穗子的一把玲瓏寶劍從臥房裡就奔出來了恰好何小姐完了事將進西間門看見笑道賊都捆上了你這時候拿着這把劍劉金定不像劉金定穆桂英不像穆

桂英的要作甚麼呀這樣今天依我說你莫如擱下這把劍倒帶上條領子兒也省得風吹了脖頸兒公子聽了摸了摸纔知裝扮了半日不曾帶得領子還光着個脖兒呢又忙着去帶領子一時張姑娘也收拾完畢嬷嬷丫鬟們一面疊起鋪蓋藏過闌器公子便要出去何小姐道莫忙讓他們歸着完了開了門纔出得去呢公子聽說提上那把劍自已便來開門纔到堂屋裡但見一隻漆黑大粗的胳膊掏進牕戶來都捆在那門上忙的問道這是誰何小姐笑道這是賊從半夜裡就拴在這裡了如今外頭也捆好了我都不耐煩去解他勞你施展施展你那件兵器給

他把繩子割斷了龍公子道交給我這又何難擄了擄袖子上前就去割那繩子顫兒哆嗦的鼓搗了半日連鋸帶挑纔得割開那賊好容易褪出那隻手去却又受了兩處悞傷被那劍劃了兩道口子抵耳低頭也吃綁了屋裡開了門那時天已閃亮何小姐往外一看只見兩個賊都捆在那裡他便先讓張親家老爺進來歇息隨向張進寳道張爹你叫他們把這四個東西都擱在這旁邊小院兒裡去好讓我們過去請安再也怕老爺太太要過來因又叫花鈴兒向桌子上取出兩個紙包兒來便指着那受傷的賊向張進寳道别的都不要緊這一個可着了我一藥箭

只要過了午時他這條命可就交代了你作件好事把這一包藥用酒冲了給他喝下去那一包藥醋調了給他上在箭眼上留他這條命好問他話張進寶一一的答應那賊聽了這話纔如夢方醒不然大家去依言料理却說安太太初時也吃一嚇及至聽得無事纔放心也只略梳了梳頭罩上塊藍手巾先叫人去看兒子媳婦恰恰的他三個前來問安安老爺依然安詳鎮靜在那裡漱口淨面纔得完事老夫妻便問了詳細何小姐前前後後回了一遍安老爺便向公子說道幸虧這個媳婦不然竟開了門失些東西倒是小事倘復成何事體這大約總由於這一項

我家事機過順自我起不免有些不大經意或者享用過度否則心存自滿纔有無平不煩的這番警戒大家不可不知修省說着便站起來說我過去看看安太太便向何小姐道你可招護着些見安老爺道賊都捆上了還怕他怎的索性連你也同過去看看正說着舅太太親家太太褚大娘子都過來道受驚大家說了沒三兩句話只聽得二門外一聲大叫說道好囚攮的在那兒呢讓我瞧瞧他幾顆腦袋一聽却是鄧九公的聲音老爺同公子連忙迎出來安太太一班女眷也跟出來只見鄧九公皮襖也不曾穿只穿着件套衣裳的大夾襖披着件皮卧龍袋敞着

懷光着腦袋手裡提着他那根壓裝的虎尾鋼鞭進了二門慾吽吽的一直奔東耳房去安老爺忙着趕上拉住說九哥待要怎的他道老弟別管你不知道這東西糟塌苦了我了且叫他一個人吃我一鞭再講安老爺道不可擅傷非人你我是要就不是的有王法呢他又道王法有王法也不鬧賊了安老爺道就說如此你我也得問個明白再作道理他又道那裡那麽大粗的工夫說着扭身只要趕過去打安老爺看了看那樣子一腦們子酒大約昨日果真喝過去了睡了一夜竟没醒得清楚好說歹說死拉活拉的纔把他拉進屋子安太太大家也都過來褚大娘

子一見先說道這麼冷天怎麼衣裳也不穿就跑出來了一句話提醒了安老爺纔叫人出去取了衣裳來他一面穿着一面問何小姐那賊的行逕何小姐又說了一遍只氣得他巨眼圓睜銀須亂乍安老爺勸道老哥哥這事不消動這等大氣他也不往下聽便道老弟你莫怪我動粗你只管把這起狗娘養的叫過來問個明白我再合他說話我有我個理等我把這個理兒說了你就知道不是麼兒不聽勸了安老爺是透知他那吃軟不吃硬的脾氣的便道就這樣你我且問問道班人是怎的個來由因叫人在廊下放了三張杌子連張老爺也出去坐下安太太大

家都關了風門子都躲在破隐戶洞兒跟前望外看只見衆家人把那班賊連提擄帶拉的拉過來安老爺一看一個個都綁得手脚朝天的合伏着把臉貼在地下老爺已就老大的心裡不忍先嘆了一聲說道一樣的父母遺體怎生自已作踐到如此便吩咐道且把他們鬆鬆大約也跑不到那裡去鄧九公嚷道跑那算他交了運了衆人一面答應着便把那班人腿上的綁繩鬆了依然背剪着手還把繩子拴了一條腿都提起來跪在地下安老爺一看只見一個腰粗項短一個膀濶身長一個濁眼濁眉一個鬼頭鬼腦便往下問道你們這班人我也不問你的姓名

住處只是我在此住了多年從不會藉惱鄉憐欺壓良賤
你們無端的來擾害我家是何原故只管實說那班人又
是着慌又是害臊一時無言可對只低了頭不則一聲早
把鄧九公惱上火來了一伸手向懷裡把他那副大鐵毬
掏出一個來攥在手裡將了將彪彪的眼睛向那班人道
說話呀小子別糊裡糊塗的鬼頭鬼腦的那個連忙叫道
老爺子你老別打讓我說因望着鄧九公道大凡是個北
京城的人誰不知道你老這裡是安善人家可有甚麼得
罪我們的鄧九公又驟道我不姓安我是尋宿兒的人家
本主兒在那邊兒呢你朝那邊兒說那人纔知他鬧了半

自敢則全不與他相干扭過來便向着安老爺說道聽我告訴你老一句話沒說完華忠從後頭趕就是一脚說道你這個老爺小的也不會稱嗎你要上了法堂呢那賊連忙跪口道小的小的回稟老爺今日這回事都是小的帶累他們三個了因努着嘴指着旁邊兩個道他們是親哥兒倆一個叫吳良一個叫吳發那個姓謝叫謝梿人都稱他謝三哥小的姓霍叫霍士道小的們四個人沒藝業就仗偷點兒摸點兒活着小的有個哥哥叫霍士端在外頭當長隨新近落了逃回來了小的合他說起窮苦難窘他說這座北京城遍地是錢就只沒人去揀小的問起來他

就提老爺從南省來人幫的上千上萬的銀子聽說又取了位少奶奶淨嫁妝就是十萬黃金十萬白銀他還說指了小的這條明路得了手他要分半成賬小的聽了這話就邀了他三個來的安老爺聽到這裡笑了一笑便問道來了怎麼樣呢那賊道小的們來是從西邊史家房上過來遶到這裡的及至到了房上一看下來不得了安老爺道怎麼又下來不得呢那賊道小的們這作賊有個試驗不怕星光月下看着那人家是黑洞洞的下去必得手不怕夜黑天陰看着那人家是明亮亮的下去不但不得手巧了就會遭事昨晚遶到這房上往下一看院子裡俐像

一片紅光罩着依謝三就要回頭是小的貪心過重好在他們三個的貪心也不算輕可就下來了不想這一下來通共來了四個倒被老爺這裡捆住了兩雙作賊的落到這個場中現眼也算現到家了如今要把小的們送官也是小的們自尋的無的可怨到官也是這個話若爺要看小的們可憐見兒的只當這宅裡那旮兒子裡下了一窩小狗兒叫人提着耳朶往車轍裡一扔算老爺積德超生了小的們了安老爺還要往下再問鄧九公那邊兒早聽了談了說照這麼說人家合你沒甚麼岔兒呀該惱老爺爺們稿一稿咧我且問你你們認得我不認得四個八齊

聲道不認得登時把個老頭子氣的紫脹了臉變成一片說道好些你們竟敢說不認得我告訴你我姓鄧可算不得天子腳底下的人生長在江北淮安住家在山東茌平也有個小小的名聲兒人稱我一聲鄧九公大凡是綠林中的字號人兒聽見我鄧九公在那裡歇馬就連那方邊左右的草坡兒也未必好意思的動一根怎麼着我今日之下住在我好朋友家裡就你們這麼一起子毛蛋蛋子不說來着你娘的腦袋滾的遠遠兒的倒在我眼皮子底下把人家房上地下糟塌了個土平你們這不是誠心好看我來了嗎還敢公然說不認得我先一個人硬賠你一

雙眼睛大鬃往後你就認得我了說着就挽袖子要打安老爺聽了半日纔明白他氣到如此的原故上前一把拉住大笑道老哥哥你氣了這半日原來爲此你怎的合畜生講起人話來了他便焦燥道老弟你不知道我眞不夠瞧的了麼安老爺道尤其笑話兒了我一句話老哥哥你管保没得說你縱然名鎭江湖盜不濟也得金剛郝武海馬周三那班人纔巴結得上曉得你的大名這班人你叫他從那裡知道你又怎的配知道呢安老爺這夕話纔叫做藍靛染白布一物降一物早見他肉飛眉舞的點頭說道老弟你這話我倒依了話雖如此他既没那攝過拔毛

的本事就該悄悄的來悄悄兒走怎麼好好兒的把人家
折了個希爛這個情理可也恕不過去安老爺道鬧賊天
下通行挖扇撥戶踹兩片瓦也事所常有依我說這班人
也不過為饑寒二字纔落得這等無恥如今既不曾傷人
又不曾失落東西莫如竟把他們放了叫他去改過自新
也就完了樁事了鄧九公只是拈鬚搖頭像在那裡彆生
意公子旁邊聽着是不敢駁父親的話只說了一句請示
父親放却不好就放罷不防一旁早惱了老家將張進
寶他聽得安老爺要放這四個賊便越衆出班跪下回道
回老爺這四個人放不得別的都是小事這裡頭關乎着

霍士端呢霍士端他也曾受過老爺的恩典吃過老爺的錢糧米兒行出這樣沒天良的事來這不是反了嗎往後奴才們這些當家人的還怎麼抬頭見人依奴才糊塗主意求老爺把他們送了官奴才出去作個抱告合他質對去這塲官司總得打出霍士端來纔得完呢安老爺道阿阿一位鄧九太爺我好容易勸住了你又來了便果真是霍士端的主意於我何傷於你又何傷小人何苦作小人君子樂得爲君子不必這等尙氣鄧九公道你爺兒倆不用抬我有個道理講送官不必原故滿讓把他辦發了走不上三站兩站那班解役得上他一塊錢依就放回來了

這是個他說就這麼放了也來不得這裡頭可得讓我比你們爺兒們通精兒了這不當着他們說嗎偺們亮盒子搖者弟你要知道是個賊上了道沒個不想得手的不得手他不甘心吃了虧沒個不想報復的不報復他不甘心就這等放了他可得防他個再來就讓他再來莫講這個嘴臉就比他再有些能爲來這麼一百八十的也滿不要緊只是你我那有那麼大工夫等着合他慪氣去縱讓他知些進退不敢再來了狗可改不了吃屎一個犯事到官說曾在偺們這宅裡放過他老弟你也就點兒考成安老爺一聽他這番話倒然是有理便問依九哥你怎麼樣呢

鄧九公道依我這不算老弟你謝了恩了嗎這事於你無干把這班人都交給我你的好意我絕不逼他一指頭傷他一根汗毛可得把他採搓到了家業我纔放他呢他說完了這話更無商量便向那班賊發話道這話你們可聽出來了人家本主兒是放了你們了沒人家的事如今就是鄧九太爺朝你們說咧你方纔不說聽得他家娶了一位少奶奶得嫁妝就有十萬黃金十萬白銀嗎這話有的只怕他這金銀你們動不了他的我先透給你個信兒昨日聽出你們那塊瓦來的就是他滅了你們那枝薰香的也是他綁上你們一個胳膊的也是他射了你們一個胯

骨的也是他他從十二歲作姑娘闖江湖起長鎗短棒十八般武藝無所不能講力量考武舉的頭號石頭不夠他一滴溜的講蹲縱三層樓不夠他一伸腰兒的他可就是我的徒弟這話可不知你們信不信現在人家不過是作了奶奶太太了不肯合你們狗一般的人交手所以昨日纔不曾開門出來止輕輕兒的射那一枝箭給你們報個信兒他那箭叫作袖箭又叫作連珠箭連發五枝要射你們四個還敷餘着一枝呢再他有張銅胎鐵背的彈弓打一兩八錢重的鐵彈子二百步外取人要指出地方兒來這是人家的傳家至寶不犯着拿出來給你們看此外還

有一把雁翎倭刀說着他便扭頭向安公子道老賢姪那把刀呢安老爺早已明白他的用意便道在我那裡隨叫公子取來鄧九公接在手裡拔出來先向那班人面前一閃那四個的八隻手都在身背後倒剪着招架也無從招架只倒抽了一口涼氣扭着頭往後躲鄧九公看了呵呵大笑說道諒你們這幾顆腦袋也擱不住這一刀但則一件你九太爺使傢伙可講究刀無空過講不得只好拿你們的兵器搪災了說着就把他四個用的那些順刀鋼鞭斧子鐵尺之類拿起來用手裡那把倭刀砍瓜切菜一般一陣亂砍登時削作了一堆碎銅爛鐵堆在地下說道小

拿了去給你媽媽換涼涼替兒去喫四個賊直驚得目瞪口呆又聽他放下刀厲道話我是說結了你們要不憑信不甘心今日走了改日只管來你們還得知道我毀壞你們這幾件傢伙不是奚落你是衛顧你不然的時候少停你們一出這個門兒帶着這幾件不對眼的東西不怕不吃地方拿了你們可得領我個大情這不我衛顧了你們了嗎你們老弟兄們也得衛顧衛顧我你瞧我江南江北關裡關外好容易創到這個分兒了今日之下你們偏在我眼皮子底下把我的好朋友家糟塌了倆土平我不答應你瞧我這不是變方法兒把你們這幾件囫囫圇圇的

兵氣給你們弄碎了嗎你們就只想方法兒把我這一地破破爛爛的瓦給我弄整了這正是補天縱可彌天隙毀瓦焉能整瓦全要知後事如何下回書交代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三十一回終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三十二回

鄧九公關心身後名　　褚大娘得意離筵酒

上回書表的是安家迎娶何玉鳳過門只因這日鄧九公幫的那分粧奩過於豐厚外來的如吹鼓手廚茶房以至抬夫轎夫這些閑襍人等過多京城地方的居面越大人的眼皮子越薄金子是黃的銀子是白的綾羅紬緞是紅的綠的這些人的眼珠子可是黑的一時看在眼裡議論紛紛再添上些枝兒葉兒就傳到一班小人耳朵裡料着安老爺家辦過喜事一定人人歇乏不加防範便成羣結夥而來想要下手不想被這位新娘子小小的游戲了一

陣來了幾個留下了幾個不曾跑脫一個這班賊好不掃興好容易過兒」一位寬宏大量的事主安老爺不要合小人爲難待要把他們放了這班人倒也天良發現知感知愧忽然不知從那裡橫撐船兒跑出這麼一個鄧九公來大家起先還只認作他也是個事主及至聽他自己道出字號來纔知他是個出來打報不平兒的這椿事通共與他無干又見他那陣吹鎊憒詐來的過中像是有點兒來頭不敢合他較正如今鬧是鬧了個烏烟瘴氣罵是罵了個破米糟糠也不官罷也不私休都叫他們把擲碎了的那院子瓦給一塊塊整上這分明是打主意揉搓活人

四他賊可急了就亂糟糟望着他道老爺子你老也得看破着些兒方纔聽你老那麽交代是位老行家你老瞧作賊的落到這個場中算撒臉窩心到那頭兒了不怕分幾股子的贓擠住了都許倒的出來這摔了個紛碎的瓦可怎麼個整法兒呢真個的作賊的還會變戲法兒嗎這不是人家本主兒都開了恩了你老抬抬腿兒我們小哥兒們就過去了出去也念你老的好處沒别的祝贊你老壽活八十好不好這班賊大約也看出老頭子是個喜歡上順的來了那知恭維人也是世上一椿難事只這一句總把他得罪透了他不問長短先向那班人惡狠狠的啐了

一口說道沒你娘的興你九太爺今年小呢纔八十八呀你叫我壽活八十那不是活回來了嗎那算你咒我呢你先不用合我訕料着你們也整不上這瓦我給你條明路這東西磚瓦鋪裡有賣的人家本家兒蓋房的時候也是拿錢兒買了來的你們摔了人家多少塊就只照樣兒買多少塊來給人家賠上索性勞你的駕連灰帶麻刀一就手兒給買了來再叫上他幾個泥水匠人多了好作活趁天氣早些兒收拾好了夜裡騰出工夫來你們好再幹你們的正經營生去講到買幾片瓦子也不値得打狠也似價的去這麼一大羣匀出你們敞逛亂跳這倆去買瓦留

下房上溜下來的合爐坑裡掏出來的那倆先把這院子破瓦揀開院子給人家打掃乾淨了也省得人家合怨那翟士廸聽了這話心裡先說道好作賊的算計我們四個出了樣子咧有這麼着的還不及飽飽的作頓打遠遠的作還發乾淨呢待要怎樣又不敢合他怎樣只有不住口的央及討饒他更不答言便向安公子要了枝筆蘸得飽了向那四個臉上塗抹了一陣內中只有霍士道認識幾個字又苦於自已看不見自已的臉也不知他給畫拉了些甚麼罷了罷那三個臉上原來都寫着核桃來大小笨賊兩個字好像掛了一面不悞主顧的招牌待要上手去

擦兩隻手都倒剪着正在着急見他擱下筆便合方纔要把他們送官的那老頭子說張夥計你撥兩個硬掙些的人給我帶上他倆就這麼個模樣兒買瓦去手裡可帶住他拉腿的那把繩不怕他跑也由不得他不走有個鬧累贅的先叫他吃我五七拳頭再去那兩個賊聽了這話只急得嘴裡把老爺子叫得如流水說情願照數賠瓦只求免得這場出醜怎奈他不來理論這話倒瞪着兩隻大眼睛搖頭晃腦指手畫腳的向那班賊交代道這話你們可得聽明白了人家本家兒算放了你們了沒人家的事這全是我姓鄧的主意你們要不服過了事兒只管到山東

茌平縣岔道口二十八棵紅柳樹鄧家莊兒找我我那裡是個坐北朝南的廣梁大門門上掛一面黑漆金字匾額上有名鎮江湖四個大字那就是我舍下我在舍下候着安老爺看他鬧了這半日早覺得君子不爲已甚這事儘可不必如此小題大作只是他正在得意場中迎頭一勸管取越勸越硬倒從旁讚道九哥你這辦法果然爽快只是家人們也鬧了半夜了也讓他們歇歇吃些東西再理會這事不遲因合張進寶使了個眼色吩附道且把他們帶到外頭攏着去張進寶會意便帶着衆家人七手八脚一個個拉住一把繩子轟猪一般的帶出二門去了不提

他這裡說一甩手趕身上了台堦兒進了屋子還嚷道我就不信咧北京城裡的賊這麽大字號他會不認得鄧九公褚大娘子道得了夠了偺們到那院裡坐去好讓人家拾掇屋子安老爺安太太也一面道乏往那邊讓那邊上房裡早已預備下點心無非素包子炸糕油炸菓甜漿粥麪茶之類衆女眷隨意吃了些纔去重新梳洗鄧九公這裡便合安老爺坐下又要了壺荸薺康兒酒說昨日喝多了必得投一投安老爺合他一面喝酒只找些閒話來岔他因說道老哥哥我昨日一回家就問你說你聽了怎麽那麽早就睡下了呢鄧九公道老弟告訴不得你這兩天

在南城外頭只差了沒把我的腸子給慪斷了肺給氣炸了我越想越不耐煩還加着越想越糊塗沒法兒回來悶了會子倒頭就睡了安老爺道這話怎講我只說你城外聽這幾天戲一定聽得大樂我正想問問老哥哥也要聽個熱鬧兒怎麼倒如此說他連連的擺手說道再休提起我這肚子悶氣正因聽戲而起我說話再不會藏性我平日見老弟你那不愛聽戲等閑連個戲館子也不肯下我只說你過於獃氣誰知敢則這樁事真氣得壞人安老爺道想是戲唱得不好鄧九公道倒不在這上頭愚兄聽戲也就只瞧熱鬧兒那戲兒一齣是怎麼件事或者還許有

些知道的曲子就一竅兒不通了到了崑腔哼哼唧唧的我更不懂要講那排場行頭把子可都比外省強便是不好大不過是個頑意兒也沒甚麼可氣的我是被一起子聽戲的爺們把我氣着了這一天是不空和尚的東兒他先請我到了前門東裡一個窄衚衕子裡一間門面的一個小樓兒上去吃飯說叫作甚麼青陽居那杓口要屬京都第一及至上了樓要了菜喝上酒口味倒也罷了就只喝了沒兩盅酒我就坐不住了安老爺道怎麼他又說道通共一間屋子上下兩層樓底下倒生着着烘烘的個大連二竈老弟你想這樓上的人要坐大了工夫兒有個不

成了烤熊包兒的媽急得我把帽子也摘了馬褂子也脫了不空和尚這東西大槩也瞧出我那難過來了他說路南裡有個雅座兒不偺們挪過那邊去座罷我聽說還有雅座兒好極了就忙忙的叫人提擄着衣裳帽子零零星星連酒帶菜都搬到雅座兒去及至下了樓出了門兒盪着車轍過去一看是座破柵欄門兒進去裡頭是腌裡巴臢的兩間頭髮舖從那一肩膀來寬的一個夾道子擠過去有一間座南朝北小灰棚兒敢則那就叫雅座兒那雅座兒只管後墻上有個南窻戶比沒窻戶還黑原故那後院子堆着比房簷兒還高的一院子硬煤那煤堆旁邊就

是個溺窩子太陽一曬還帶是一陣陣的往屋裡灌那臊轟轟的氣味我沒奈何的就着那臊味兒吃了一頓受罪飯我說我出去站站兒罷抬頭一看看見隔墻那三間大樓了我纔知這個地方敢是緊靠着常請我給他保驃的那個緞行裡他老少掌櫃的我都認得連他懷抱兒倆小孫子兒一個叫增兒一個叫彥兒的我也見過早知如此借他家的地方兒吃不好嗎老弟你往下聽這可就要聽戲去了安老爺道我見城外頭好幾處戲園子呢那裡聽的鄧九公道我也沒那大工夫留這些閒心橫豎在前門西裡一個衚衕兒裡頭街北是座紅貨舖那園子門口兒

總擺那麽倆大筐筐裡堆着齒尖的瓜子兒那不空和尙這兒孽障這些事全在行進去定要佔下場門兒的兩間官座兒樓一問說都有人佔下了只得在順着戲台那開倒座兒樓上寓斷下及至坐下要想看戲得看脊梁一開場唱的是余伯牙摔琴說這是個紅腳色我聽他連哭帶嚎的鬧了那半天我已經煩的受不得了瞧了瞧那些聽戲的也有咂嘴兒的也有點頭兒的還有從丹田裡運着氣往外叫好兒的還有幾個側着耳朵不錯眼珠兒的當一樁正經事在那裡聽的看他們那些樣子比那書上說的聞詩聞禮還聽得入神兒這個當兒那佔第二間樓的

聽戲的可就來了一個是個高身量兒的胖子白淨臉兒小鬍子兒嘴脣外頭露着半拉包牙又一個近視眼拱着肩兒是個瘦子這倆人七長八短毬毬蛋蛋的帶了倒有他娘的一大羣小旦要講到小旦這件東西更不對老弟你的胃脘了愚兄老顚狂却不嫌他爲甚麼呢他見了人請安磕頭低心小膽兒偺們高了興打過來罵過去他還得沒說強說沒笑強笑的哄着偺們在他只不過爲那揝幾兩銀子怪可憐不大見兒的及至我看了那個胖子的頑小旦纔知北京城小旦另有個頑法兒只見他一上樓就別上了兩張桌子當中一坐那羣小旦前後左右的也

上了桌子擺成這麼一個大兔兒爺攤子那個瘦子可倒躲在一邊兒坐着他們當着這班人敢則不敢提小旦兩個字都稱作相公偶然叫一聲一樣的二名不偏諱不肯提名道姓只稱他的號我正在那裡詫異又上來了那麼個水蛇腰的小旦望着那胖子也沒個禮兒表兒只聽見冲着他說了倆字這倆字我倒聽明白了說是肚香飽了這倆字也上了棹子就儘靠着那胖子坐下倆人酸文假醋的滿嘴裡噴了回子四個字兒的匾這個當兒那位近覷眼的可呆呆的只望着台上台上唱的正是蝴蝶夢裡的說親回話一個濃眉大眼黑不溜湫的小旦唧噌了半

天下去了不大的工夫卸了妝也上了那間樓那胖子先
就聽道狀元夫人來矣那近視眼臉上那番得意立刻就
像眞是他夫人兒來了我只納悶兒怎麽狀元夫人到了
北京城也下戲館子串座兒呢問了問不空和尚纔知那
個胖子姓徐號叫作度香內城還有一個在旗姓華的這
要算北京城城裡城外屬一屬二的兩位濶公子水蛇腰
的那個東西叫作袁寶珠我瞧他那個大羅鍋子哼哼哼
哼的眞也像他媽的個元寶猪原來他方纔說那肚香肚
香就是叫那個胖子呢我這纔知道小旦叫老爺也興叫
號說這纔是雅我問不空那狀元夫人又是怎麽件事呢

他說拱肩縮背的那個姓史叫作史道峯是位狀元公是史蝦米的親姪兒我也不知這史蝦米是誰又說那個黑小旦是這位狀元公最賞鑑的所以稱作狀元夫人我只愁他這位夫人儻然有別人叫他陪酒他可去不去呢安老爺微微一笑說豈有此理鄧九公道你打量這就完了瞞還有呢緊接着第一間樓上的聽戲的也來了一共四個人嘻嘻哈哈的頑笑成一團兒看那光景雖是一把子紫嘴子孩子卻都像個世家子弟一坐下就講究的是叫小旦亂吵吵了一陣你叫誰我叫誰櫃上借了枝筆他自己花了倒有十來張手紙開條子可憐我見他那幾個跟

斑兒的跑了倒有五七盞一個兒也沒叫了來落後從下場門兒裡鑽出個歪不楞的大腦袋小旦來一手純泥的猴兒指甲到那間樓上來挨着他四個不是勾頭兒不像哈腰兒橫豎離算請安違着呢就栖在那個長臉兒的瘦子身旁坐下這一坐下可就五個人須笑起來了那個瘦子叫了那小旦一聲梆子頭他就傍一聲爪一聲的道吾叫梆子頭難道你倒不叫噯噴嗎還有那麼個肉眼凡胎溜尖的條膝子的不知又說了他一句甚麼他把那的個帽子往前一推腦杓子上吧就是一巴掌我只說這個小蛋蛋子可是要作窩心脚那知這羣爺們被他這一打這

一罵這纔樂了我可就再猜不出他們到底是誰給誰錢來了安老爺道這話大約是九兄你嫉惡太嚴何至說得如此鄧九公急了說老弟你只不信我此時說着還在這裡冒火你再聽罷可就越出越奇了第三間樓坐着五個人正面兒倆都戴着困秋兒穿着馬褂兒一個安慶口音一個湖北口音一時看不出是甚麼人來那三個不大的歲數兒都是白襪帽縧雲子挖鑲的抓地虎兒的靴子半截兒皮襖掩着懷搭包倒繫在裡頭不但打扮得一樣連長相兒也一樣那光景像是親弟兄這班人倒不頑笑只見他把那兩個戴困秋的讓在正面他三個倒左右相陪

你兒我弟的講交情交了個親照我一看這五個人不像一路哇怎麽坐的到一處呢不空和尚這東西他也知道他說那兩個戴困秋的裡頭歲數大些那個赤紅臉姓虞叫虞太白那一個鼻子上紅瘩瘩的要長楊梅瘡的姓鹿名字叫鹿亞䒟連上房纔唱摔琴的那個此外還有一個算四大名班裡的四個二簧硬脚兒我纔知道他兩個也是戲子我問他旣唱戲怎的又合那三個小車轄子兒坐的到一處呢不空和尚指了我一指頭他又擺了擺手兒吐了吐舌頭問着他他便不肯往下說了老弟你知道這起子人到底都是誰呀安老爺道不惟不知知之也不消

提起大不外父兄失教子弟不堪八個大字但是養到這種兒子此中自然就該有個天道存焉了我倒怪九兄你既這等氣不過何不那日就回來昨日又怎的在城外就擱一天呢鄧九公道何嘗不要回來也是不空和尙鬧的他說明日有好戲果然昨日換了一個和甚麼班唱的整本的施公案倒對我的勁兒我第一愛聽那張桂蘭盜去施公的御賜代天巡狩如朕親臨那面金牌施公訪到鳳凰張七家裡不但不罪他倒叫副將黃天霸合他成其好事眞正寬宏大量說的起宰相肚子裡撐得下船安老爺便道我的哥那是戲他道老弟這戲可是咱們大清國的

實在事兒呀慢說施公的盡忠報國無人不知就連那黃天覇的老兒飛標黃三太我都趕上見過的那纔稱得起綠林中一條好漢呢安老爺笑道然則這事情是真的施公是好的都是老兒你說的鄧九公綽着鬍子瞪着眼睛說道怎的不真真而又真難道像施公那樣的人老弟你還看不上眼不成安老爺道既如此說怎的戲上張桂蘭盜去施公的金牌施公不罪他老哥你便道他是好我家這等四個毛賊踹碎了我幾片子瓦我要放他你又苦苦的不准是叫他賠定了瓦了這是怎麼個講究呢鄧九公聽了不覺哈哈大笑直笑的眼淚都出來了說老弟我敢

是又叫你繞了去了方纔我原因他說不認得鄧九公這句話其實叫人有些不平如今你要放他正是君子不見小人過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偺們就把他放了罷安老爺這纔叫進張進寶來放那班人那班人還算良心不死後來三個改過作了好人趁個小買賣兒只有霍士道因他哥哥不信他作賊不會得手兩個打起來他一口咬下他哥哥一隻耳朶來到底告到當官問了罪刺配到遠州惡郡去了那安老爺家的房子自有人照料修理不提自此鄧九公又把圍着京門子的名勝逛了幾處也就有些倦遊便擇定日子要趁着天氣同山東去安

老爺再三留他不住只得給他料理行裝想了想受他那等一分厚情此時要一定講到一酬一酢不惟力有不能況且他又是個便家轉覺餽出無辭義有未當便把他素來愛的家做活計內款器皿以及內造精細糕點路菜之類備辦了些又見天氣冷了給他作了幾件輕暖細毛行衣甚至如斗蓬臥龍袋一切衣服都備得齊整安太太合金玉姊妹另有送褚大娘子并幾他那個孩子的東西又有給他那位姨奶奶帶去的人事老頭兒看了十分歡喜這日正是安老爺同了張親家老爺帶同公子在上房給他餞行安太太便在西間合褚大娘子話別就請了舅太

太張親家太太作陪兩個媳婦也叫入坐老頭兒在席上看着安老夫妻的這個佳兒這雙佳婦鼎足而三未面因羨生感因感生歎便在座上擎着盃酒望着安老爺說道老弟呀愚兄自從八十四歲來京那遭臨走就合親友們說過我鄧老九此番出京大約往後沒再來的日子了誰想說不來說不來如今八十八了又走了這一遭這一遭把往日沒見過的世面也見着了沒吃過的東西也吃着了這都是小事還了了我們何家姑奶奶這麼一個大心願又合老弟你多結了一重緣法眞是萬般都有個定數如今我們爺兒們在這裡糟擾了這一程子臨走還承老

弟弟夫人這樣費心費事你我的交情我也不鬧那些虛客套了照單全收不算外我竟還有個貪心不足要指名合你要宗東西還有托付你的一樁事安老爺連忙道老哥哥肯如此好極了但是我辦得來的弄得來的必能報命他笑呵呵的乾了那盃酒說道這話不用我托你大約你也一定辦得到除了你大約別人也未必弄得來只是話到禮到我得說在跟前因又斟上酒端起來喝了一口道老弟你瞧愚兄啊潤年潤月冐冐的九十歲的人了你我此一別可不知那年再見講到我鄧老九一個無名白出身倆肩膀扛張嘴仗老天的可憐衆親友們的台愛那

得家成業就名利雙收我還那些兒不足只是一會兒價回過頭來往後看看拿我這麼一個人竟缺少條墳前拜孝的根我這心裡可有點子怪不平的說到這裡安老爺便說道九哥你這話我不以爲然洪範五福只講得個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不曾講到兒子合作官兩椿事上可見人生有子無子作官或達或窮這是造化積有餘補不足的一點微權不在本人的身心性命上說話再我還有句話不是慪老哥哥要看你這老精神兒只怕還趕得上見個姪兒也不可知呢鄧九公聽了哈哈大笑起來說老弟那可就叫作六枝子搳拳

新樣兒的沒了對兒咧張老也說了一句道合該命裡有兒那可也是保不齊的不想座中坐着個褚一官正是個六枝子說落了典了他聽了只抵着嘴低着頭喝酒又不好搭岔兒這席上在這裡高談濶論安太太那席上都都在那裡靜聽聽到這裡舅太太便道九公這話我就有點子不服我也是個沒兒子的難道我這個乾女兒合你們這個大姑奶奶還抵不得人家的兒子嗎安太太也道這話正是鄧九公那邊早接口高聲叫道好話呀舅太太弟夫人我正爲這話要說因向安老爺說道不但我這女兒就是女婿也抵得一個兒子第一心地兒使得本領也不

弱只不過老實些兒沒甚麼大嘴末子爲甚麼從前我在道上的時候走一天拉扯他一天到了我歇了業了我也不叫他出去了原故走驃的這一行雖說仗藝業吃飯是椿合小人作對頭的勾當不是條平穩路老弟你只看饒是愚兒這麼個老坯兒還吃海馬周三那一合兒所以我想着將來另給他找條道兒圖個前程論愚兒的家計不是給他捐不起個白頂子藍頂子那花錢買來的官兒到底銅臭氣不氣長久一後他離了我了設或遇見有個邊疆上的機會可得求下二叔想個方法兒叫他一刀一鎗的巴結個出身一樣的合賊打交道可就比保驃硬氣多

了這是一安老爺道這話也算九哥多交代老兄二百歲以後果然我作個後死者這事還怕不是我的責任再說只要有機會也不必專在你老人家二百歲後交給我罷請問要的那宗東西是甚麼呢鄧九公道這宗東西比這個又關乎要緊了老弟不是我合你說過的嗎我自從十八歲因一口氣上離了淮安水家搬到山東茌平落了籍算到今日之下整整兒的七十年不但我的房產地土都在這邊兒連墳地我都立在這裡了二位老人家我也請過來了我算不想在回老家咧到了我慶八十的這年又有位四川的木商朋友送了我副上好的建昌板我那一

頭兒的房子也置下了內囊兒的東西呢你姪女是給我
預備娶當了甚麽時候說聲走我跋腿就走跟着老人家
樂去了我就只短這麽一件東西這些年總沒張羅下鳳
兒還帶管是個怯亮兒還不知這東西我使的着使不着
得先討老弟你個教安老爺道老哥哥你不必往下說我
明白了你一定是要找一副吉祥陀羅經被那老頭兒聽
了把頭一扭嘴一撇道嗎我要那東西作甚麽呀我聽見
說那都是那些王公大人還得萬歲爺賞纔使得找呢慢
講我這分兒使不着就讓越着禮使了去也得活着對的
起閻王爺死了他好敬偺們吗偺們好處托生啊不然的

時候憑你就頂上個如來佛去也是瞎鬧哇陀羅被就中用了安老爺暗暗的詫意道不想這老兒不讀詩書見理竟能如此明决因說道既如此老哥哥你倒直說了罷只見他未曾開口臉上也帶三分愿色纔笑容可掬的說道我見他們那些有聽頭兒的人過去之後他的子孫往往的求那班名公老先生們把他平日的好處怎長怎短的給他寫那麼一大篇子也有說行述的行略的行狀的我也不知他准叫作甚麼是說這些事也不過是個紙上空談哪可不知怎麼個原故兒稀不要緊的平常事到了你們文墨人兒嘴裡一說就活眼活現的那麼怪有個聽頭

兒的到了劣兄可又有個甚麼可寫的只是我一輩子功名富貴都看得破只苦苦的願意聽人說一句鄧老九是個朋友所以我心裡想着將來也要弄這麼一篇子東西這話要不是我從去年結識得老弟你這麼個人我也沒這妄想原故我往往的見那些好戴高帽的爺們只要人給他上上兩句順他自已就忘了他自已是誰了覺着那人說的都是實話這話除了我別人還帶是全不配再不想那神童詩上說的好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那文家子的那管筆的利害比我們武家子的傢伙還可怕看不得面子上只管寫得是好話暗裡魂消罵苦了他他還作

春夢呢老弟你知道的愚兄這學問兒本就有限萬一求人求得不的當他再指東殺西之乎者也的奚落我一陣我又看不澈那可不是我自尋的麼講到老弟你了不但我信得及你是個學問高不過心地厚不過的人我是怎麼個人兒你也深知愚兄別的書是都就了紹興酒喝了還記得那古文觀止上也不知那篇子裡頭有這麼的兩句話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飽子也這兩句話可就應在你我今日了如今我竟要求你的大筆把我的來踪去路實打實有一句說一句給我說這麼一篇將來我撒手一走之後叫我們姑爺在我墳頭裡給我立起一個小小的

石頭碣子來把老弟你這篇文章鐫在前面兒那背面兒
上可就鐫上衆朋友好看我的名鎮江湖那四個大字我
也鬧了一輩子八過留名雁過留聲算是這麼件事老弟
你瞧着行得行不得列公再不想鄧九公這等一個粗豪
老頭兒忽然滿口大段的談起文來並且門外漢講行家
話還被他講着些甘苦利害大是奇事世有不讀詩書的
英雄此老近之矣更不想他又未能免俗忽然的動了個
名想尤其大奇然而細按去那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這
句話不是句平靜話名者實之歸也只看從開天畫卦起
教耕稼制冠裳以至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這幾

樁實實在在的事那一樁又不是個名想只是想不想其權在人想得到身上想不到身上其權可在天天心至仁且厚唯恐一物不安其所不遂其生怎的又有個叫他想不到身上之說殊不知人生在世萬事都許你想個法兒尋些便宜獨到了這才名兩個字天公可大大的有些斟酌所以叫作造物忌才又道是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則天心豈不薄於實而轉厚於虛不仁於人而轉仁於物呢不然這大約就要看看那人的福命可載得起載不起古今來一班偉人又何嘗不才名兩賦到了載不起縱使才大如海也會令名不終否則浪得虛名畢竟才無足取

甚而至於弄得身敗名隳的都有只這鄧九公充其量不過一個高陽酒徒又有多大的福命怎的天公保全了他一世此刻還許他遇着這位安水心先生要把他成就到名傳不朽要知只他那善善惡惡的性情心直口快排難解紛急人之急便是種福的根本種了這段福就許造這條命才不才這個名字兒天已經許他想得到手了何况這老頭兒還不是個不才之輩呢話雖如此說又何以見得他名傳不朽呢且莫講別的只這位燕北閒人一時辦得沒事幹偶然把他採入兒女英雄傳中已經比那有友五人焉中的其三人福命不同了閒話休絮煩言歸正傳

却說安老爺聽鄧九公講了半日再不想他益發有這些見解恰好這句話又正搔着自己癢處先端起酒來一飲而盡說道這更是我的事了九哥你旣專誠問我我便直言不諱你要這宗東西也不必等到你二百歲後古人朋友想交忘形有生爲立傳的還有生吊生祭的如今你我也不必作這駭人聽聞的是待我把老兄的平生事實作起一篇生傳來索興請老兄看過了將來在鐫在那通碑上但是那塊匾上的名鎮江湖四個字只好留作個光耀門楣的用處鐫在碑上却不合款老哥你必要用也不妨入在這篇文章裡一併鐫在碑陰上安老爺纔說到這句

早不是他的意思了嘆道眇老弟你給我的大筆倒要弄到後面去那正面可還配用甚麼呀安老爺拈着那小鬍子想了一想說道依我的主意那正面要從頭到底居中鐫上清故義士鄧某之墓的一行大字老哥哥你道如何他纔聽完這句話樂得把那大把掌一掄拍得桌子上的碟兒盌兒山响說道着着着着着是這麼着這話我心裡可有就只變不過這個灣兒來真小不起你們這文字班兒的就結了說着一疊連聲兒的叫快取熱酒來換大盃來公子連忙站起用大盃親自給他斟了一盃送過去他也不管那酒的冷熱雙手端起來咕嘟嘟一氣飲盡向安

老爺照着盃告了個乾說道老弟呀我鄧振彪這就足咧當下兩席上見他這等豪飲一個個都替他高興只有褚大娘子聽見他父親提到身後的事情心中有些難過勉强笑道人家二叔今日給送行你老人家不說找個開心的興頭話兒說說且提八百年後這些沒要緊的事作甚麼這叫作淸晨吃晌飯早呢他只管滿臉笑容嘴裏這樣說郤不禁不由的鼻子一酸那說話的聲音早已忍了鄧九公這邊說道姑奶奶這話你不懂你過來我說給你褚大娘子只得過這邊來安公子見了忙離席讓坐褚一官也站起來張老纔要謙讓被鄧九公一把按住說道張

大你別動回合他女兒女婿說道你兩個可別把這話看作沒要緊不是我同你二叔的交情說不到這裡是這交情不是你二叔這個人也說不到這裡這纔是八百年難遇的第一件興頭事方纔的話你倆都聽明白了沒別的你兩口兒就至至誠誠的給你二叔磕個頭算替我謝謝他女兒女婿果然轉過身來望着安老爺便拜了下去慌的安老爺離座出席忙拉起褚一官又向褚大娘子作揖答禮說道這禮從何來這是你老人家的醉命了便回頭向安太太道太太快讓大姑奶奶歸坐去這個當兒金玉姊妹早已配着過來就便把他讓了過去安太太也出席

相迎不想他將走到席前望着安太太又磕下頭去安太太連忙攙起來道姑奶奶這是怎麽說就講你二叔爲你老人家也是該的可與我甚麽相干見你行起這個大禮來褚大娘子站起來道我給你老人家磕這個頭可另是一件事我從在我們青雲堡莊兒上見着你老人家那一天也不知怎的我心裡只合你老人家怪親香的就想認你老人家作個乾娘因爲關着我妹夫子這層續嬤嬤親戚我總覺我不配到了這回來了我還沒打回這個妄想去誰知那天我們老爺子在我何親家爹祠堂裡纔說得句叫我們這位小姑奶奶叫二叔二嬸聲父母就把他惹

嚇了把我也嚇住了今日之下他倒作了你老人家的媳親兒女我這乾女兒可倒漂了我越瞧越有點子眼兒熱此刻我父親合二叔交到這個分兒上借着我們這小姑奶奶的光兒我總得叫我們老玉聲妹夫子我也不怕人笑話我奴才親戚溜巴高枝兒我今日可算認定了乾娘咧把安太太喜歡的拉着他的手說道姑奶奶你那裡知道我這心裡也合你一樣的想頭呢只是我通共比你纔大上十幾歲呀我怎麼說的出口來呢你旣這麼說我正少個女兒你就算我的女兒他聽安太太這樣說更加歡喜纔待歸坐鄧九公那邊早又嚷起來了只聽他向安老

爺過了不得了不得我又落在後頭了我從那天聽見這張姑奶奶勸我們姑奶奶那番話我就恨不得立刻叫他聲好孩子想要認他作個乾女兒不想我的乾女兒沒得認成倒把個親女兒叫弟夫人拐了去了我有沒的那麼個女兒一般的徒弟又被你們抬了來了張老大你想想這事莫非欠些公道張老是個老實人只望着安老爺笑安老爺還沒及答言褚大娘子那邊早望着張金鳳說道聽見了眭我可不管你本人肯不肯我先肯你們姐兒倆裡頭我總覺得你比他合我這一層兒似的我這心裡可就有些絲絲拉拉的這一來好極了就只得問張親家媽

答應不答應了因說道親家媽怎麼樣罷張親家太太把嘴向安太太一努說道那是他家的人我當不了他的家我可有個兒說的哪多個人兒疼不好喂安太太便道這更有趣兒了褚大娘子聽說早一把把張姑娘拉住要過那席去張姑娘笑着只看婆婆的眼色安老夫妻便叫他快給乾爺行禮鄧九公樂得前仰後合說了許多興頭話說我這纔氣平些兒因又合安張兩親家乾了一盃說道再不想一句話合我們張老大又結了一重緣這個當兒那邊舅太太早把何小姐攬在懷裡笑道我的孩兒呀快來罷幸虧我在船上先把你認下了不然你瞧他們爺兒

們姐兒們這陣橫搶硬奪的還了得了何玉鳳也握着嘴笑個不住說道姐放心我是再沒人搶的了這屋裡的從位老家兒不差甚麼八面兒我都佔下了一時安老夫妻便叫公子給鄧九公行禮鄧九公也叫公子帶褚一官過來給安太太磕頭將磕完了起來褚大娘子大馬金刀兒的坐在那裡合他女婿說道還有舅母合親家媽得認親呢勞動你再磕倆罷褚一官倒也會湊趣兒爬下就磕頭太太是坐在裡邊有個張太太擋着出不去只說得姑奶奶這個闊法兒連忙摸着頭把兒還了個禮張太太他也拜了一拜說這倒可就都有骨血兒管着咧算一家子咧

說得大家轟堂大笑那褚一官過那邊去又拜了張老夫這一陣亂拜何小姐早暗暗的拉了張姑娘一把又向公子遞了個眼色三個人便走到褚大娘子跟前何小姐先說道我們承姐姐這樣親熱今日也該服侍服侍姑奶奶了說着便滿滿斟了一盃送過去褚大娘子樂得一飲而盡纔得喝完張姑娘又奉過一盃來他便笑道你們就這樣輪流着灌我我也願意我到底也姑奶奶了哇說着又是一盅他姊妹兩個纔閃開早見公子斟過一個大盃來他道這一大下子可不是頑兒的還是那個小些兒的罷張姑娘一旁低聲說道好意思的這麼大個兒弟敬老姐

姐一盃酒乾回他去這位娘子那好勝的脾氣兒也有些合乃翁相似便也接過來一氣飲乾登時吃得他杏眼微餳桃腮添暈一手擎着個空盃一手指着公子咬着牙縱着鼻兒笑容可掬的說道小舅爺子擱着你就是了公子因父親在那邊只笑着不敢多說心裡却想着了一句聖經賢傳牆說怪道說是不知子都之美者無目者也只他四個這陣亂舞鶯花慢講安張二家兩雙老夫妻看着十分歡喜一個鄧老頭兒直樂得話都沒了只張着個大嘴呵呵的傻笑不由得手裂酒酒敬口酒到杯乾一時主客幾個眼界裡無非樂境耳輪中都是歡聲便是那些服侍

的人無不一個個接耳交頭頌揚嘆賞甚至那樓頭的更
鼓都覺壽添短漏座上的鐙花也知笑展長眉只這席雖
别小宴直把他幾個天理人情的人彼此聯絡了個合意
同心還這部兒女英雄傳的書也給穿插了個套頭裹腦
那鄧九公直喝的眼睛有些粘糊糊的舌頭有些硬橛橛
的了還在那裡左一杯右一盞的連叫斟酒褚大娘子恐
怕他父親明日起不來悞了上路的吉時好勸歹勸的攔
了兩遍他還吃了個封頂大杯纔盡歡而散一宿晚景提
過到了次日那些行李車馱都是前兩天裝載妥當自有
他的伴當押着起五更先行纔得天亮他父女翁婿合那

個孩子以及下人早已收拾了當吃了些東西便要告辭這等一般熱腸人彼此厮混了許多天怎生捨得不必講那褚大娘子拉拉這個看看那個已經哭得淚人兒一般只那鄧九公一一的辭過眾人到了何小姐跟前他也就忍淚不住勉強說道姑奶奶師傅把你送到這等個人家兒來師傅沒有甚麼惦記你的咧你倒也不必記掛着師傅交代了這句話他便一回身拉住安老爺說道老弟呀我合你此一別不知今生可得說到這裡早已滿面淚痕往下說不出來了幸而安老爺是個闊達人說道老哥哥不消如此你我今日暫別不久便當歡聚他一手擦着眼

淚搽着頭道老弟你這句話愚兄可有點兒信不及了安老爺道九哥且莫講人生聚散無常只你此番來京可是算得到拿得穩的况且轉眼就是你九十大慶小弟定要親到府上登堂奉祝就便把昨日說給你作的那篇生傳帶去當面請教他聽了這話擦乾了眼淚望着安老爺道老弟你這話當眞安老爺道小弟平生不敢輕諾况在老哥哥跟前豈肯失信他便一手拉着安老爺的手一手指着天說道老弟只你這一句話呀老天准留哥哥多活幾年等着你就是這樣哥哥走了說着他鬆了安老爺的手頭也不回帶了褚一官往外就走這裡褚大娘子見他父

親走了也不好流連只得辭了安太太一行女眷起身安太太大家一直送出腰廳纔同鄧九公站在大門外催着他女兒上了車他隨後上車纔走安老爺頭一天就差人在彰義門外三藐菴備下茶尖便也合公子送下去走了約莫三五里地路旁有座小廟早見褚一官圈馬回來說他老人家要到廟裡償個願也請二叔下來歇歇安老爺只得跟了他到廟前下車看了看那廟門寫着三義廟三個字進去裡面只一層殿原來是漢昭烈帝合關聖張桓候的香火安老爺向來是位重儒不佞佛的等閒不肯燒香拜廟只有見了關聖帝君定要行禮等鄧九公磕過頭

自已帶了公子也拜過神像那鄧九公便在神座前向安老爺說道老弟我曉得你定要遠遠的送我一程纔肯回去但是此去前途還有張老大合老程師爺諸位候着呢大槩我們各行裡的親友也在那裡老弟你就送到那裡也不得久談常言道得好送君千里終須別到了你我的交情大槩還見得過這三位尊神偺們就在這神聖面前一別安老爺固是不肯他道你我的心關帝菩薩看的明白何必如此安老爺見他這樣說法倒也不好相强當下這邊父子兩個那邊翁婿兩個只得各各作別一路出了廟門大家道聲珍重望着他車轔轔馬蕭蕭竟自長行去

了書裡按下鄧九公這邊不提却說安老爺自他走後便張羅張親家的搬家他兩口兒擇吉搬過祠堂西邊那所新房去一應家具安置得妥當看了看頭上頂的是瓦房脚下趾的是磚地嘴裡吃喝的是香片茶大米飯渾身穿戴的是鍍金簪子綢面兒襖老頭兒老婆兒已是萬分知足依安老爺安太太還要供茶供飯他兩口兒再三苦辭安老爺因有當日他交付的何小姐在能仁寺送張金鳳那一百兩金子不曾動用便叫他女兒送他作了養老之資張老又是個會於經營居積的弄得月間竟有數十串錢進門他兩口兒却仍照居鄉一般辛勤撙節着過度便

覺着那日月從容之至只是他兩個時常要過前面來看看望望家裡那短一個支使看家的人就用安老爺的家人固是不便便是外面僱個不知根底的人來也不放心又兼他守分安常的慣了不肯纔有幾文錢便學那小人作富行徑立刻就添些新花樣鬧個跟班兒的都也正在爲難誰想事有湊巧那燕北閒人又給他湊了兩個人來你道這人是誰原來第七回書講得他當日帶着女兒要到東京投奔的那個親戚正是那張太太娘家一個本家哥哥這人姓詹名典他有個小名兒叫作光兒他本是帶着家眷在京東一個糧行裡給人家管賬就那裡養了個

兒子因是七夕生的叫作阿巧那阿巧纔得十一二歲且是乖覺詹典在京東一住十餘年郄也賺得幾十兩銀子在腰裡落後來因行裡換了東家他就辭了出來要想帶了老婆孩子回家把這項銀子合張老置幾畝地夥種他那裡起身要回河南來正是張老夫妻這裡帶了女兒要投京東去路上彼此岔過去了不曾遇着及至到了家正碰見荒旱之後瘟疫流行那詹典在途中本就受了些風霜到家又傳染了時症一病不起嗚呼哀哉死了他妻子發送丈夫也花了許多錢再除了路上的盤纏那幾兩銀子也就所剩無幾只得權且帶了個十來歲的兒子勉強

度日這個當兒見了從京裡回來的鄉親們十個倒有八個講究說偺們這裡的張老實前去上京東投親不想在半路招了個北京官宦人家的女婿現在跟了女婿到京城享福去了詹典的妻子聽得這話想了想自己正在無依孩子又小便搭着河南小米子糧船上京倒來投奔張老想要找碗現成茶飯吃從通州下船一路問到這裡恰好正在張老搬家的前兩天安老爺安太太是第一肯作方便事的便作主給他留下一舉兩得又成全了一家人家正叫作勿以善小而不爲你看他家總是這般的作事法那上天憑的不暗中加護閒話休題却說安老爺纔吧

親家安頓的停妥不兩日便是何小姐新滿月因他沒個娘家沒處住對月這天便命他夫妻雙雙的到何公祠堂去行個禮張老夫妻如今住得正近況且又有了家了清早起來便到東邊祠堂來預備代東侯安公子何小姐行過了禮就請到他家早飯把女兒張姑娘也請過來也買了些肉宰了隻雞只他那詹嫂合阿巧一個買一個作到也弄得有些老老實實的田舍家風三個人吃得一飽回來晚間便是舅太太請過去那時因褚大娘子起了身騰出西耳房來舅太太仍就搬過去公子合金玉姊妹便在那邊吃過晚飯直到起更纔過這邊來先到上房伺候父

母公婆安置纔一同回房過了兩日安太太便吩咐人把那新房裡無用的錫器磁器衣架盆架等件歸着起來依然把那槽碧紗櫥安好分出裡外間張姑娘是疊着精神要張羅這個姐姐兩隻小脚兒哆哆哆的帶了一班嬷嬷僕婦使婢把鋪設貼落收拾得都合自己屋裡一樣果然把他三人那幅小照挪過這邊臥房來就把那張彈弓那口寶刀掛在左右又把那圓端硯擺在小照面前桌兒上歸結了他三個一段美滿良緣的新奇佳話何小姐也謝了他登棹子上板櫈的忙個不了他兩個彼此說一陣謳一陣笑一陣一時眞算得占盡兒女閨房之樂只可憐

安公子經他兩個那日一激早立了個一飛冲天一鳴驚人的志氣要叫他姊妹看看我這安龍媒可作得到封侯夫婿的地步因此鄧九公走後忙忙的便把書房收拾出來一個人冷清清的下帷埋首合那班三代以上的聖賢苦磨這日直磨到二鼓纔回房來金玉姊妹連忙站起迎着讓坐張姑娘問道你瞧我給姐姐收拾的這屋子好不好公子裡外看了一遍說好極好極偏勞之至張姑娘道我們爬高下低的鬧了一天惱你也不來幫個忙兒本來姐姐的事情罷咧可怎麼敢勞動你呢公子道你這人怎麼這等不會說好話非是我不來幫忙兒要說這些小事

焚香的風雅事我不喜作也是我欺你兩個我自承你兩個那番清話之後深悟出這些事最於用功有礙所以古人說註虫魚者必非磊落之士也正是這個用意你且讓我一納頭扎在子曰詩云裡頭等我果然把那個舉人進士騙到手就鑄兩間金屋貯起你二位來亦無不可不强似的今日幫忙金玉姊妹兩個再不想那日一席話一激竟把他激成功了也暗自歡喜何小姐便說道妹妹說的是頑兒話其實還不是他們了頭女人們拾掇的我們兩個也只跟着擺了一陣倒是他纔說也要給我繡那麼一塊匾掛在這卧房門上你給想三個字呢公子略想了一

想說就用那屋的三個字就狠好何小姐道這你可是塞責兒了公子道非一瓣心香的瓣字却就是小照上那紅袖添香伴者書的伴字你兩個從此一位便可稱作伴香女史一位便可稱作瓣香女史我便可稱作伴瓣主人只是我又恐防你們嫌我這風雅這三方圖章也只好等後年春闈之後再講罷那金玉姊妹兩個聽了也深服他這心思敏捷各各道妙過了幾日張姑娘閑中果然照樣給何小姐繡了伴香室三個字裝潢好了掛在他臥房門上此是後話却說這晚他三個在何小姐這邊談了這一番那天也就將近三鼓張姑娘站起來道不早了我要回家

驪覺了何小姐一把扯住他道今日可不許你空身兒走我要煩你順帶公文一角張姑娘早已明白只得掙着手要走怎奈被何小姐攥住手再掙不脫只得向何小姐耳邊說了句話何小姐這纔放手說憑再滑不過你了也不知眞話哟也不知賺人呢張姑娘正色道豈有此理我要這樣賺姐姐說完兒話的事小那不是在姐姐跟前另存一個心了麼他說完這話纔待要走忽又想起回來說等我索興把今日的事情張羅完了再走因把桌子上的那盞燈拿起來剪了剪蠟花向安公子何小姐說道上月今日就是我送二位入的洞房今日還是我送二位賀新居

說着便拿着燈前面照着往卧房裡引他兩個也只得笑吟吟的隨他進去只見他把燈放在卧房裡桌兒上又悄悄的向何小姐道姐姐你老人家今日可好歹的不許再鬧到撒碌碡那兒咧何小姐聽了忍不住笑的前仰後合只趕着要擰他的嘴他早一溜烟過西間去了安公子看了這番光景心裡暗說我依他兩個的話纔用了幾日的功他兩個果然就這等歡天喜地起來然則他兩個那天講的只要我一意讀書無論怎樣都是甘心情愿的這句話眞眞是出於肺腑了幸是我那天不曾莽撞不然今日之下弄得一個扭頭彆項一個淚眼愁眉人生到此還有

何意味只這他等一想那發奮用功的心益發加了一倍却又着了點兒書魔因拍手合何小姐笑道我安龍媒經師傅合我講了半世的論語直到今日看了你姊妹兩個纔得明白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句書是怎的個講法這正是春風時雨同沾化絳帳臙輸錦帳多要知後事如何下回书交代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三十二回終